

<<骗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骗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334125

10位ISBN编号：7531334127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春风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冯精志

页数：46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骗泉>>

内容概要

几个江南学子进京后，各取所好，有的沉迷于八大胡同的欢声浪语中，有的搜寻古迹文物。但因为没能如愿以偿，于是乎来到古都开封。

附庸风雅的学子，寻花问柳的阔少，博学古今的诡诈老者，媚态百生的伶牙村姑，打情骂俏的明妓暗娼，以及形形色色的洋奴买办，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市场上一幕幕世相图。

出人意料的情节，峰峦迭起的矛盾冲突，斑驳陆离的古迹文物，鲜为人知的收藏知识，男人与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缱绻情怀，骗人又为人所骗的曲折经历，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。

<<骗泉>>

作者简介

冯精志：著名作家。

作品《骗泉》《骗女》《大清织造》《大内锦衣卫》《大预言师》等。

<<骗泉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 一 “依知道这句北俗伐？

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。

再有一句是，偷得着不如偷不着。

” “怎么是北俗呢，这话明明是明朝人冯梦龙说的。

” “什么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的。

依我看，什么妻呀妾呀婢呀，都不如娼。

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娼中之秀——雏，京师的雏儿！

真真原封货，让阿拉破的身子，只索了九个大洋。

依羨煞伐？

” “依知道这句北俗伐？

三十不浪四十浪，五十正在浪尖上。

雏勿好耍。

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龟婆，龟婆懂伐？

北京叫鸨母，苏州叫七十鸟的。

半老徐娘，啧啧，风韵犹存。

” 对着吹的两个人俱是初次来北京游玩的江南富家子。

粗壮的叫沈知祥，略高的叫王在礼，长了副马面。

此刻，正是两人在八大胡同宿娼后，一大早刚回到鲜鱼口客栈内的时候。

自清道光年间起，北京前门外便成了妓院密集处，其中尤以韩家潭、百顺胡同、石头胡同、小李纱帽胡同、朱家胡同、朱茅胡同、博兴胡同、王广福斜街等八处为甚，到清末便有了八大胡同之称。至民国初年，这八大胡同非但不衰，反而日渐兴隆，像摊脓血一般，招引着当地的以及外埠来京的风流神到这里大把扔钱。

这两个江南富家子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茂源客栈中。

鲜鱼口是条大胡同，出了胡同口是大栅栏，一抹一拐便是八大胡同，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嫖妓宿娼都方便得很。

风流了一夜的男人，心里总泛着想跟外人放一放余骚的愿望。

两个人都是昨夜里干了事的，一方说给另一方总不带劲。

于是，说话间，便时不时地瞟瞟门口，那意思是要说给第三个人听听。

在茂源客栈的这个房间里，除了他俩外还住了一个人。

他们是同窗，也是一同从南方赴京的。

北京的这种老客栈多是用松木板隔断的。

走廊里咳嗽一声，屋里的能听到痰落地的音儿；屋里的放个屁，走廊里能听到响儿。

不大会儿，走廊里便传来了几句对话。

“卞先生，吃早点回来啦？

” 这是那个旗人伙计的声音。

“回来了。

” 一个温和的声音。

“北京的早点比你们南方的怎么样？

” “烧饼馓子豆腐脑，好吃，好吃。

” 声音透着腴腆。

话音刚落，一个青年男子一边彬彬有礼地扭脸向伙计微笑着，一边推门走了进来。

屋里的两个人一震，屁股在床沿上挪了挪。

王在礼问道：“梦龙兄，昨天夜里在哪厢过的？

” “一步也没离开这个房间。

” 刚进来的人答道。

<<骗桌>>

他叫卞梦龙，二十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脸上利利爽爽的，一副江南小生的模样，不大的眼睛透着几分总也甩不开的怡然自得，端正的小鼻子似乎表明他活在世上也不会忘记去寻乐子，两片薄而长的嘴唇透着几分文静，只有下巴略显大，有棱有角。

只有这个下巴给无忧的面孔增加了几分刁蛮。

他穿黑色对襟马褂，蓝色长衫，足穿褐色皮鞋，头戴软胎黑色便帽，这种帽子以六瓣合缝，缀檐如筒，俗称瓜皮帽或“小帽子”。

它始创于明洪武年间，取六合一统之意，清代因之。

他戴的这顶，帽顶有一个珊瑚结子，比那些用红色丝线编成结子的高了一等；帽缘正中用一块磨成四方形的翡翠做帽准，又比那些用岫玉做帽准的名贵一些。

他摘下帽子，用手拢拢从中间整整齐齐分开的头发，把软帽细心折之，藏于衣袋中，从枕下抽出一本书，坐在床沿上看起来。

沈知祥搭讪道：“卞兄看的是何书？”

“明末人刘侗、于奕正二人合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”他温文尔雅地答道，“书中记述的是明朝末年北京的山川园林、名胜古迹，以至风习节气、花鸟鱼虫。”

“可有京师的八大胡同？”

沈知祥想引到自己要谈的题目上。

卞梦龙垂下眼皮，不做回答，继续看书。

“侬真真傻瓜。”

王在礼走过来，“来到北京，守着八大胡同还读啥书，还压个啥冷铺板？”

不如随阿拉到那厢去拥香衾玉。

侬同意伐？

沈知祥忙接过话：“京师的雏儿……”卞梦龙轻咳一声，斜过去一眼，对着书本朗朗诵出了声：“城隍庙市，月朔望，念五日，东弼教坊，西逮庙撵庖，列肆三里。

图籍之曰古今，彝鼎之曰商周，匣镜之曰秦汉，书画之曰唐宋，珠宝、象、玉、珍错、绫锦之曰滇、粤、闽、楚、吴、越者集。

“侬读的是什么？”

王在礼问道。

“这里描述的是将近三百年前北京城隍庙上的古董买卖，列肆三里，可真够繁盛的。”

卞梦龙答道。

“侬读这干啥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接着读道：“夫我列圣，物异弗贵，器奇弗作，然而物力蕴藉，匠作质良，古未有，后不磨，当代已稀重购。”

两个人越发不解，面面相觑。

卞梦龙把书本合上，抬头看着二人说道：“这上说的是我国古代艺匠之作，在明朝末年的古董市上已很珍稀。”

“侬是想在京师搞几件古董伐？”

王在礼问道。

“且算走火入魔吧。”

他款款说道，“你们二位尽可以去八大胡同嫖妓，但我不会去。”

也不想知道你们在那里胡来时如何快活。

奉劝诸位一句，吴越女子娇娃胜于京师，何苦在此眠花宿柳？

以我之见，北京乃文化古城，帝王之地，既有幸来之，不妨弄一两件古董回去，亦不虚此行。

特别是我们搞美术的，一生中如若能拥有一两件古代艺术品传世，亦不负后世子孙。

他世居江南无锡，祖辈经商，到其父这一辈，家底已颇丰。

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，即或说，在卞家喜庆得子时，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

战争以清廷失败告终。

战败后，举国一片沮丧。

<<骗泉>>

不少工商业者深深感到，日本这个东洋弹丸小国之所以能打赢大而孱弱的中国，实际上，是仰仗于比中国更早地采纳了西方文化及西方技艺。

卞家的当家人便作如是想，因而便有意栽培其子多接触些西洋文化。

这本来是为日后子承父业着眼的，不想这小子自幼便迷上了丹青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并专攻国画中的肖像画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称为“写照”、“传神”、“写真”等。

江南一带，西方文化传入较早，西画也有一定的传播。

其父见他对画入迷，压根不像是要继续家业经商的样子，便不再勉强，而是有意让他接触些西画。

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，他入当地私塾附读，光绪三十一年入无锡公立小学，两年后考入无锡公立中学。

在中学期间，他居然学了英文，接触到了一点简单的英国文学作品。

辛亥革命爆发这年，他中学毕业。

大清江山将倾，其父认为传统国学已不能与西学对阵，就让他去报考位于浙江杭州的华艺美术学校，原因不是别的，而是那所学校中有一个西洋画班。

他考上了，也学得很刻苦，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。

三年之后，也就是一九一五年初，他从美术学校毕业。

紧张了几年，想松弛一下，加之久住明山秀水的江南，很想追求色彩上的苍茫和风格上的雄浑，春节之后，便约了家住苏州的两个华艺美术学校的同班同学一同北上赴京。

其名目是写生。

一路上画了不少，初到北京，正阳门、古城墙、太液池、白塔山也曾让他们激动了一阵子。

但最初的热乎头过去后，他们的兴趣逐渐转移了。

那两个画累了，便迷上了八大胡同里的女人，而卞梦龙却迷上了北京的古董。

古董是“骨董”、“伐董”、“汨董”的俗称。

因为它不当吃不当喝，是用来玩的，所以又叫古玩。

北京的古董贸易行业的形成晚于开封，但最晚也在明朝中叶前已具规模。

《帝京景物略》中“城隍庙市”篇记云“列肆三里”，这种铺子拉了三里地长，可见买卖是很大的。

自明之后，京师的古董贸易历久不衰，渐渐集中到了琉璃厂一带。

隆福寺、鼓楼也有一些。

到清末，光叫得上名的古玩铺就有一百二三十家，如果算上古画字帖铺那就更多了。

两个同窗去了八大胡同，卞梦龙到前门的鲜鱼口，他往西溜达，走了两三里地便进了琉璃厂古玩街。

这条街上，一个铺子挨一个铺子，密密匝匝。

不管大店小店，俱是窗明几净，洁无纤尘，而且多是白发老者当柜。

在汲石阁这类店中，光可鉴人的紫檀多宝格上摆满了一般人叫不出名的玩意儿，铜的、瓷的、漆的、木的、竹的，尤其是大小不一的花瓶，叫人颇为动心。

他几度想买花瓶带回去，但都犹豫了，原因很简单，京师的人滑，摆在明面上的不可能有真东西。

另外，北京的工艺品制作工艺相当精湛，反映到瓷器上则是做旧水准相当高，难辨真伪。

此番，他是有意当着两个同窗的面读《帝京景物略》的。

这两位家底都比他殷实，他需要先垫个话，过几日一旦看上什么要买，钱不凑手时，还需向这二位借一些。

王在礼听了他的话颇不以为然，高声说：“侬终日里昏头昏脑，原来是想搞古玩。

这有何难。

阿拉在八大胡同，见到妓女房间里都摆着这些东西，有的还摆着明朝的宣德炉。

侬要稀罕，阿拉与相好的妓女通融通融，给侬抱一个回来就是了。

想要伐？

宣德炉。

” 卞梦龙微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要。

” “为什么？”

” 王在礼颇不解。

<<骗泉>>

“能让你见到的宣德炉全是假的。

”他说着翻了两页书，指着说，“《帝京景物略》里说了，器首宣庙之铜，宣庙炉其首。炉之制有辨焉，色有辨焉，款有辨焉，听到没有？

辨识这宣德炉可大有讲究呢。

”王在礼伐了伐眼，“什么叫色有辨焉，款有辨焉？

”卞梦龙把书本合上，“从头说起吧。

明宣德年间，明宣宗因郊庙用彝鼎不合古式，命工部尚书采《博古图》军书及内府所藏秦汉以来炉、鼎、彝格式，让各窑更铸。

共铸冶千余件，以供宫廷及寺观之用。

后逐渐散失民间，民间仿造者颇多，几可以假乱真。

现到处说宣德炉，到处卖宣德炉，我们对古董又不在行，谁知道会不会买来假货？

现只知其炉款识自一字至十六字不等，常见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，扁方隶书，阴印阳文，有粟亮、茄皮、棠梨、褐色、藏经纸等色，以藏经纸色为第一，这些均可仿造，贸然买来，这不是白扔了钱，又贻笑大方。

”“伪造的可以乱真？

”王在礼问。

卞梦龙说：“仅宣德之后的同一朝代，伪造宣德炉者便大有人在。

有旧炉伪款者，有用宣铜别器改铸者。

光伪造这种炉子，就分了南铸、北铸和苏铸。

还有一种是真炉真款而钉嵌者。

为什么真宣德炉和真款识还要去伪造呢？

原来当年有的炉子铸成后没经监造者批准铸款，它们流传了下来。

有的人取下别的宣铜器的大明宣德年制的款，钉嵌到这种炉子上，以冒充宣德炉。

这种真炉真款，几乎是无法辨伪的。

”沈知祥在沉吟间说：“我在八大胡同也听说北京已无真炉。

宣德炉多藏宫中，明末李闯王率军攻占北京，打入宫中，将宣德炉尽行取去。

待吴三桂邀清军击溃李闯王，李军仓皇弃京南走，与清军辗转时，所携宣德炉渐渐散入民间。

如若有心在河南民间摸寻，当可购得真品。

”说话间，一个念头在卞梦龙心中闪过：离京返杭州时，何不在河南停上数日，到民间寻访一下？

这日过去，这三个人在京又流连了数日，宣德炉不敢求购，卞梦龙就动了瓷器的心思，手痒难禁。

这日，他穿过杨柳斜街，又来到琉璃厂一家他已光顾数次的古玩铺。

一进门，掌柜的看见他便说：“来了这么些日，今儿给您瞧见真玩意儿吧。

”说着从柜台下抱出了一个一尺多高的青花瓶，其上有几朵棕色的花，说这是宋代汝窑的东西，原珍藏于宫中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抱出来了。

一个英国士兵觉得它太大，难带回国，便卖到了琉璃厂来。

那老者说：“那洋鬼子不识货，光知道抱金夺银，不知道这宋代汝窑才是咱中国的真东西。

结果给他五十两银子他就搁这儿了。

这货古店里押的年头不算少了。

我怕卖给不识货的糟蹋了东西，所以一直没敢往外拿。

这么着吧，我看你是真想买玩意思儿的，得，您给二百大洋把它抱走吧。

”卞梦龙闻言喜出望外。

他知道古瓷界的行话是“柴、汝、哥、官、定”。

“柴”即后周时定都开封的世京柴荣的所谓“柴窑”。

周世京柴荣建窑后，要求烧出来的成品“取去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

后来果真烧出了色如雨后青天、釉亮如镜、质薄如纸、声清如磬、纹细如丝的瓷器。

<<骗泉>>

由于年头久远，“柴窑”的制成品在那时已基本见不着了，偶尔能见到一件也是珍稀无比的。宋朝仿后周显德时的“柴窑”，在河南汝州建窑，烧成的瓷，色釉既有“雨过天晴”又有蛋白，屑玛瑙入釉中，莹厚如堆脂。

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深知“汝”是好玩意儿，在其笔下，专门提到贾政房中“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”。

“哥”亦宋瓷窑名，窑址在浙江龙泉。

其瓷胎细质白，略带灰色，有冰裂纹。

釉色以青为主，有翠青、粉青、灰青、米色、浅青近白者等。

所谓“官”即官窑，宋代与明代俱有，其中尤精者称为“御窑”。

“定”即宋代河北定州窑所烧的传世瓷器，以宋徽宗政和、宣和年间制造的最好。

定窑瓷质薄有光，有素凸花、划花、印花等。

至宋室南迁，定州窑沦陷，南宋便在江西景德镇按定窑烧法烧瓷，其器世称“南定”。

“南定”胎轻体薄，釉也是白玻璃釉，只透明处略泛豆绿色。

这一家要卖的就是汝窑花瓶，在古瓷中排行老二，也算件不易寻到的真品。

他掉头便向鲜鱼口客栈取钱去了。

回到客房，两个同窗正躺在床上谈天，见他匆匆跑入，便问缘由，待听他说完，王在礼来了情绪，破例地要随他一同去琉璃厂。

一到那家古玩铺，王在礼便嚷嚷上了：“钱已取来，把那件真玩意儿拿出来给阿拉白相白相。”

但待掌柜的抱出来，他只是大面儿上扫了它一眼，二话不说，拉着卞梦龙的袖口又出了店，只留下掌柜干抱着个大花瓶发傻。

卞梦龙被糊里糊涂地拉到街上，还没待张口，王在礼又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回走。

“你把我往哪儿拽？”

“他一甩袖子挣出来。”

王在礼笑嘻嘻地说：“到八大胡同去。”

“我是来买古花瓶来的，不去那种地方。”

“去请教一个行家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红灯笼妓院的鸨母。”

鸨母很懂伐？

苏州叫七十鸟的。

“卞梦龙火了，‘我是要买汝窑，谁跟你那个什么七十鸟玩床上的功夫！’”

王在礼却不恼，依旧笑嘻嘻地说：“要说功夫，侬差得远。”

跟阿拉走吧。

到地方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卞梦龙无奈，只好跟着他一路走去。”

他们三拐两绕，来到小李纱帽胡同。

只见一座红门，门楣上挂着两个大红灯笼。

王在礼冲他龇出犬齿嘻地一乐，接着照他背上一掌，把他推进门。

进门就是间不大的屋子。

屋子西墙供着观音大士画像，画下一张八仙桌，桌上燃着香，香炉边上放着一盘点心。

一个老女人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，招呼了一声：“二位来啦。”

这位看着脸生的要找哪位姑娘呀！

“卞梦龙这才明白自己是进了一家妓院。”

他愠怒地扫了王在礼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是来找姑娘的，是这位仁兄生把我拽来的。”

“‘嚯，敢情这位还是童男子。’”

“老女人讥讽地白了他一眼，转向王在礼，‘又是来找当家的？’”

进去吧。

<<骗泉>>

” 王在礼朝她点点头，拉上卞梦龙，熟门熟路地出了这屋，进了另一屋。一个脸上涂着厚厚白粉的半老徐娘迎上来，正要搭话，王在礼把她推开，指着桌上放着的一个花瓶对卞梦龙说：“依瞧瞧，龟婆屋里放的这件才叫汝窑呢。”

” 卞梦龙这才明白叫他干什么来了。他走过去，俯下身看看这只花瓶，但是瓶上无他物，只一丛兰草，简单挺拔，三两笔而已，构图苍然，造型古朴，格调极高雅。

看了这个花瓶，心里知道琉璃厂那件肯定是赝品了，不由轻叹了一口气。

这工夫，王在礼已把来意向那半老徐娘谈了。

半老女人听毕干笑了几声，脸上直掉粉渣子。

“这么好的东西从哪儿搞的？”

” 卞梦龙蔫巴巴地问。

“想知道？”

” 半老女人眼中噙着笑，脆生生地吐了两个字，“河南！”

” “噢？”

” 卞梦龙心中一沉。

“除了那儿，别地儿见不着这么好的真东西。”

” 女人亲昵地拍拍他的背，斜着瞟了他两眼，干咳一声，说道，“刚才我听这位马脸先生说，这位小兄弟要去琉璃厂买汝瓷。”

依你老姐姐我之见——别他妈挨那份儿蒙了！

按说，北京的年头不他妈算短，又尽是皇上住的地方，应该有些真玩意儿的。

但话又说回来了，辽金时无物，那些骑骆驼的主儿哪儿认汉家的玩意儿呀，况且他们自己又不会收拾。

得，啥也没留下来。

明清的玩意儿年头太近，不值得劳那份神。

皇宫里是有东西，洋毛子抱出来不少，太监们也盗出来不少，但皇上收藏过的东西还能轮上琉璃厂卖？

一露脸就让懂行的取去猫起来了。

说了归齐，找古玩，下河南。

河南中原古地，古坟里的东西海了去啦，民间收藏也多。

宋瓷柴、汝、官全在河南，到他妈琉璃厂找什么劲儿？

有心玩真东西，嘿！

听老姐们儿一句，直扑发祥地河南，尤其是后周和大宋的国都老汴梁一带。

没准儿就能弄来，呵，真玩意儿！

” 想不到这个龟婆还知道这么多，于是，卞梦龙一行三人转天便退了鲜鱼口的房间，到前门上了火车。

两天之后，他们进了开封。

<<骗泉>>

编辑推荐

附庸风雅的学子，寻花问柳的阔少，博学古今的诡诈老者，媚态百生的伶牙村姑，打情骂俏的明妓暗娼，以及形形色色的洋奴买办，构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物市场上一幕幕世相图。

<<骗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